青木关的“下江娃儿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承萍

青木关国立音乐院 （资料图片）

这是80多年前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，也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。

1

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，中国大片河山沦陷，全国20多所大专院校陆续从沦陷区迁移重庆，成千上万的流亡学生也随之来到大后方，进入分布在重庆地区的34所国立中学求学。其中有一部分学生，辗转来到风景秀丽的青木关。

青木关，古道雄关，地处重庆西郊，扼守着成渝公路和通往西北的交通要道，地势险要，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。国民政府教育部迁往青木关后，一些文化教育机构和大专院校也随之迁入这里。国立音乐院、国立“中央大学”附中（中大附中）、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（社教附中）、国立艺专、劳作师范、国立民众教育馆（民教馆）、体育师资学校、童子军师范学校、战区初中进修班、士兵子弟校、青木关小学、滑翔总会等10多所院校陆续在青木关落户。

一时间，青木关成了文化机构遍布、院校林立、文化名流云集的文化重镇。那些历经磨难、饱受战火煎熬、辗转千里的流亡学生来到了青木关求学抗日。这些流亡学生，当地百姓称之为“下江娃儿”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口音各异，很快融入这片秀丽的热土。

青木关的“下江娃儿”，要数中大附中最多。中大附中坐落在四楞碑袁家沟，十分隐蔽。山沟下面是初中部，山沟上面的山窝里是高中部，女子初中部则在石家沟。

中大附中的“下江娃儿”，大多数是从华东——湖南——贵州迁移而来，他们饱受日寇炮火的摧残。随着规模逐年扩大，中大附中也接收了不少当地学生，著名作家况浩文就是其中之一。到了1944年，中大附中的学生发展到了3000多名，成为青木关学生最多的中学。

2

这些流亡学生，在用竹条编织、内外敷稀泥巴的夹壁墙建成的教室里读书，吃的是糙米杂粮，住的是四面透风、房顶漏雨的茅草房；晚上自习点的是桐油灯，还时不时地受到日机的轰炸和野兽的侵扰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但他们对这样的学习和生活非常珍惜，跟老师们同甘共苦，共同抗日。他们唱着抗日救亡歌曲，怀着求学报国的梦想，积极投入宣传、募捐、参加远征军等抗日活动。

1946年6月，国立青木关中学成立，一些流亡学生和四川、重庆19所国立中学滞留的2000多名学生，集中于国立青木关中学继续求学。所以，有的学生断断续续学了六七年，才完成高中学业。

内战爆发后，青木关中学的流亡学生和当地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，积极投入到反对国民党腐朽政权的斗争中，自发成立“长声学社”“国青学社”“月雨学社”等社团，创办进步刊物，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宣传民主进步思想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“假和平、真内战”的丑恶嘴脸。

1949年4月21日，500多名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引导下，从青木关步行到沙坪坝和菜园坝举行声势浩大的“反饥饿、反内战”大游行。学生们无畏强暴、不怕牺牲，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，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经过长达8年的艰苦磨难，中大附中的“下江娃儿”终于获得解放，实现了他们求学报国的梦想，成为国家栋梁之材。

3

著名科学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衡高上将，曾就读于中大附中。2000年前后，他再次来到青木关，查看当年读书的旧址。

此外，著名物理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元本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高能物理学家叶铭汉，连交通大学教授戚正风，著名作家况浩文等，都是从青木关中大附中走出的杰出英才。

原韩国空军参谋总长金信，也曾在青木关中大附中高中部读书，他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，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。1944年，金信参加了中国空军，与日寇作战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回到韩国，后来担任韩国空军参谋总长。1993年，金信专程来重庆“寻根”，和校友们一起回到青木关，到中大附中旧址怀旧。

在抗战期间，中大附中的“下江娃儿”和青木关社教附中、明智中学等院校的学生，在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号召下，纷纷投笔从戎，参加“青年远征军”，在青木关广场举行誓师大会后，在孟关、瓦鲁班、八莫、腾冲等地与日寇顽强作战，立下了一个个保卫祖国的战功，谱写了一曲曲血洒沙场、为国捐躯的赞歌。

后来，我把流亡学生在青木关求学抗日、求学报国的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写成了长篇小说《陪都求学记》，以此纪念这段岁月。他们的英勇事迹，将永远载入抗战史册！

恒合，雨中的自然与人文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温新阶

没想到，这一天的恒合之旅会遇到雨。

从苏马荡出发的时候天气晴好，上天的物业非常敬业，蓝天的玻璃擦拭得一尘不染，白云飘过，一缕一缕，变成一丝一丝，最后不知所终，只剩下蓝蓝的天空。

1

湖北利川的苏马荡，离重庆万州的恒合竟然如此之近，恰似一个邻居串门的距离。转瞬之间，我们就来到了恒合的三峡古枫香园景区，这里有521棵千年枫香树，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枫香群落，其中一棵“中华枫香王”胸径达3.2米。

小时候去外婆家，路过一个叫枫香树坪的地方，三棵枫香树高大挺拔，秋日里，举着满树红叶，那些枫叶并不是单一的红色，浅红、深红、褐红，顺着叶脉铺展。一树红叶，一树诗笺，被秋风翻阅，间或还有缕缕芳香在空中飘逸，让人沉醉，让人飘飘欲仙。可以想见，秋风掠过那521棵枫香树的时候，那轰轰烈烈的红、那浓浓淡淡的香，定会掳了我们的魂去，可惜我们来时不是秋天，那情景只能想象。

2

园区里有巴蜀关，巴人是土家的先祖，恒合是土家族乡，在此设关也在情理之中。从关楼旁拾级而上，高高的铁杉挺立着，密密匝匝的枝叶遮拦了阳光，偶然有光斑漏下来，在这盛夏的八月，倒觉稀罕。没感觉到风的抚摸，惬意的清凉无处不在，登上飞来石，阳光落在手臂上，都是凉津津的。一拨一拨地合影，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定格在自然的怀抱里。

在一处名为土家天境的景点旁，我看到了廪君和盐水女神的介绍，这个故事在土家族聚居区广为流传，在我老家长阳和恩施都有各自的诠释，还可以举出史书典籍为证。想不到，在重庆万州的恒合乡，同样会有这个凄婉的故事演绎，介绍最后说：相传廪君死后，魂魄化为了白虎，永远守护着族人，而枫木岭山崖便是他巡视守护领土的最远边界，所以恒合土家族也算得上是土家族人相对遥远的一支。廪君，从武落钟离山出发，一路西行，他的光芒照耀过鄂西渝东广袤的大地。

3

雨是在我们游览石桶寨和文星塔时开始下的。

石桶寨位于恒合乡石坪村，是一块天然巨石，高约20米、长40米、宽15米，因外形似桶而得名。石桶周围修了环形步道，我沿着步道绕行一周，感觉到自然的伟大、人的渺小，万物为尊，人为尘埃，因贪婪而攫取，为名利而挣扎，多是不值当！

奇特的自然景观是大自然的造化，多半都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，以教化世人，石桶寨也不例外。相传，九头龙在石桶寨旁的九龙湾盘踞了九百年，涂炭生灵，危害百姓。唐朝贞观末年，薛礼投军路经此地，孤身潜入九头龙巢穴，大战三天三夜将其屠杀。割龙首为桶，挑龙骨为担，将被九头龙残害的村民尸骨送回。为保土家寨世代平安，薛礼将龙首桶置于村口山顶，桶化成石，人称“石桶寨”；将龙骨担插于村尾山顶，担化为塔，人称“文星塔”。文星塔跟石桶寨相距300米，成为一处绝妙景观。

站在石桶寨旁，看着石坪村的高山稻田层层叠叠，沿着一座座山包逶迤盘旋，微风吹起，绿油油的水稻随风起伏，远远近近，都是绿色的荡漾。产自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稻米，那口感当是上乘，要是再迟些时间过来，稻子孕穗了，那沁人心脾的芬芳叫人怎生抵挡！今年秋天，定要央朋友买些石桶寨下的稻米，不尝尝石坪的高山冷水香米，终是不甘。

正准备前往文星塔的时候，雨来了。起先，看到苏马荡在下雨，没想到很快就下到了我们眼前。山里的雨，是一幕一幕往前移动的，一边往前移动，一边有新的力量加入，雨下到石桶寨时，已经很大了，落在被阳光晒得发白的泥土上，铜钱大的水痕，无数个铜钱的迅速重叠，泥土变了颜色，开始有雨水顺着公路流动，文星塔去不了了，赶忙钻进车内。

4

汽车七弯八拐，驶进了一片桃林。入口立着一块牌子，写着“桃花源”三个大字，这应该是一个农家乐。

汽车停在了桃花源的院子里，崭新的房子，宽敞的场院，花果环绕，桃香李甜。场院一角，修了亭子，黛瓦赭楹，桌椅井然。跟亭子对应的另一角，则是鱼塘，下雨了，没有人垂钓，雨水落在池塘里，听不见声响。

我们来之前，在这里避暑的广东人、武汉人刚走，新的一拨避暑客明天到达。1300米的海拔，崭新的房子，高档的设施，可口的土家美食，吸引了一拨又一拨避暑客。

雨没有停的意思，我们坐在宽敞的大厅里，聊天、看杂志，墙边的一架钢琴吸引了我们，农家乐摆放着钢琴，实在令人大开眼界。同行的作家中有精通音律的，想弹奏一曲，女主人小陈说，坏了一个键，联系了重庆的师傅，他从网上买的配件还没有到，过几天就会来修……

我心里想，当悠扬婉转的钢琴声越过片片桃林越过高山村庄时，是怎样的情景？

午餐时间到了，厨师还在烹调时，缕缕香味已经飘到大厅，因为已经有了很好的预习，上桌的作业就书写得精妙绝伦。美食是最具诱惑力的，下午，参加采风的作家们交流得很充分，暮色的帷幔已经拉开，依然言犹未尽，大家心照不宣地“吃过晚饭再走”。

我们离开时，雨小了，汽车驶出去好远，我回过头来，看见桃花源依偎在一片桃林里，灯光穿过细密的雨幕，朦胧又温馨！